

历史研究法 中国文字变迁考

吕思勉 著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Shanghai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Literature Press



民国首版学术经典

历史研究法 中国文字变迁考

吕思勉 著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Shanghai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Literatur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历史研究法、中国文字变迁考 / 吕思勉著.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14.5

(民国首版学术经典丛书)

ISBN 978-7-5439-6159-3

I. ① 历… II. ① 吕… III. ① 汉字—演变 IV. ① H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30389 号

责任编辑: 张 树 李 莺

封面设计: 周 婧

历史研究法、中国文字变迁考

吕思勉 著

出版发行: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长乐路 746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6.125

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39-6159-3

定 价: 38.00 元

<http://www.sstlp.com>

出版說明

民國時期雖只有短短三十幾年，却在中國歷史上擁有極重要的地位。隨着地理封閉格局的打破，社會制度的轉型，思想束縛的解放，社會的文化和學術也開始了古今中西新舊融合創新的歷史過程，迎來一個百家爭勝、異彩紛呈的局面，直接表現便是名家輩出、佳作迭現，且其視野之開闊、學識之淵博、影響之深遠，為前代所不及，亦為後人所難達。

有鑒于此，我們從民國時期的經典著作中精選一批，以“民國首版經典叢書”之名將其影印出版。第一輯共收羅了三十四種著作，合三十冊，分為“學術”和“文學”兩部分。其中，“民國首版學術經典”包括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舒新城編《近代中國留學史》、王孝通《中國商業史》、胡樸安《中國文字學史》、李長傅《中國殖民史》、姚名達《中國目錄學史》、呂思勉《歷史研究法》與《中國文字變遷考》（合一冊）、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與劉師培《論文雜記》（合一冊）、呂思勉《理學綱要》、呂思勉《白話本國史》、柳亞子等編《蘇曼殊年譜及其他》、顧頡剛編著《妙峰山》等。

這些出自名家之手的著作，或為開一代風氣的創新之作，如舒新城的《近代中國留學史》，是近代第一部研究留學問題的專著，奠定了留學史研究的根基，也是研究有關中國留學歷史的必讀書目之一；如呂思勉的《白話本國史》，既是他的成名作，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用白話文寫成的中國通史；或為總結先賢、啟發後來的集大成之作，如梁啟超的《清代學術概論》，這是一部闡述清代學術思潮源頭及其流變的經典著作，也是梁啟超的代表性作品之一，將清代學術從時代思潮的角度劃分為四個時期，並對每個時期作了簡要而中肯的評介，精辟分析了各個時期及其代表人物的成就與不足，一經問世即受到讀者歡迎，並成為一代又一代青年學子的

入門必讀書；再如胡適的《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從古文的末路、古文學的新變、白話小說的發達及缺點、文學革命這幾個方面再現這五十年的文學，在傳承舊學的同時更開新路，為文學變革鋪墊、利導。

“民國首版文學經典”則包括黎錦暉編《留歐外史（第一集上編）》、朱湘《石門集》、邱東平《火災》、王實味《休息》與歐陽山等《給予者》（合一冊）、徐志摩《徐志摩選集》、邱東平《第七連》、蕭紅《生死場》、張資平《紅霧》、張資平《飛絮》、陳夢家編《新月詩選》、徐志摩《雲游》與《志摩的詩》（合一冊）、弘一大師紀念會編《弘一大師永懷錄》、葉靈鳳《紅的天使》、朱自清等《我們的六月》、《魯迅傑作選》、郁達夫《迷羊》、胡適《胡適留學日記》、葉靈鳳《未完的懺悔錄》等。

文學為人民群眾喜聞樂見之事，其影響既遠且廣。叢書中所收，不乏當時的“暢銷書”，如蕭紅的《生死場》，甫一出版便轟動當時文壇；如張資平創作的言情小說《紅霧》、《飛絮》等，一版再版，暢銷多年；同時還有不少品種是現今流傳較少，甚至是建國後第一次影印出版的，如弘一大師紀念會所編《弘一大師永懷錄》，該書于大師圓寂一周年時出版，當時僅印發一千冊；如黎錦暉編《留歐外史（第一輯上編）》，一九二八年首版發行，建國後一直沒有再版，已很難找到。

綜上，“民國首版經典叢書”內容包羅萬象，涵蓋詩歌、小說、散文、紀實文學、史學研究、理學、文學研究等方方面面，所選皆出自名家、大家之手，或為各學科奠基之作，或為集大成之經典，或為震動當時、影響深遠的傳誦之作，其中不乏流傳很少、極難覓尋的孤本，我們苦心孤詣，找尋到這些經典著作的初版本，原版影印，精裝制作，以饗讀者。

編者

二零一四年二月

歷史研究法

呂思勉



永祥印書館刊





鴻英圖書館

登記
書碼
到期
價格
備註

歷史研究法

呂思勉

編主 泉 范

庫文識知年青

種八十第 輯一第

刊館書印祥永

歷史研究法 目次

第一章 爲什麼要研究歷史·····	(一)
第二章 歷史的歷史·····	(八)
第三章 史學進化的幾個階段·····	(二〇)
第四章 舊時歷史的弊病何在·····	(二九)
第五章 現代史學家的宗旨·····	(三九)
第六章 作史的方法·····	(四九)
第七章 研究歷史的方法·····	(六〇)

第一章 爲什麼要研究歷史

歷史到底是怎樣一種學問？研究了他，有什麼用處？

提出這一個問題，我知道多數人都能不待思索而回答道：歷史是前車之鑒。什麼叫做前車之鑒呢？那就是從前的人所做的事情，成功的，大家認爲好的，我們可奉以爲法，照着他做；失敗的，大家認爲壞的，我們當引以爲戒，不照着他做。姑無論成功失敗，不盡由於做法的好壞；衆人所謂好壞，不足爲準；卽置以二者於弗論，世事亦安有真相同的？執着相同的方法，去應付不同的事情，那有不失敗之理？在社會變遷較緩慢之世，前後的事情，相類似的成分較多，執陳方以醫新病，貽誤尙淺，到社會情形變化劇烈時，就更難說了。近代世界大通，開出一個從古未有的新局面，我們所以應付之者，幾於着着失敗，其根源就在於此。所以憤激的人說道：歷史是足以誤事的。因

爲不讀歷史，倒還面對着事實，一件新事情來，要去考察他的真相，以定應付的方針；一有了歷史知識，先入爲主，就會借重已往的經驗，來應付現在的事情，而不再去考察其真相；即使去考察，亦易爲成見所蔽，而不能見其真相了。如咸豐十年，僧格林沁給英、法兵打敗了，薛福成的文集裏，有一篇文章，記載其事，深致惋惜之意。他說：「咸豐八年，業經把英、法兵打敗了，這一次如能再打一個勝仗，則他們相去數千里，遠隔重洋，不易再來第三次，時局就可望轉機了。」近代世界交通的情形，是否英、法再戰敗一次，即不易三來？當日清朝腐敗的情形，是否再戰勝一次，時局即可望轉機？我們在今日看起來，可謂洞若觀火，而在當日，號稱開通的薛福成，竟不能知，這也無怪其然。當日英、法的情形，自非薛氏所能洞悉。然使薛氏而毫無歷史知識，倒也不會作英、法再敗即不易三來的推測。有了歷史知識，照歷史上的成例推測，相去數千里，遠隔重洋，而要興兵至於三次、四次，確是不容易的，無怪薛氏要作此推測了。據此看來，歷史知識足以誤事之言，並不能說他不對。然而沒有歷史知識，亦未嘗不誤事。當袁世

凱想做皇帝時，先由籌安會諸人列名發出通電說要從學理上研究中國的國體問題，到底君主民主孰爲適宜？當時大家看見這個通電，就說：袁世凱想做皇帝了。我卻不以爲然。我說：這其中必然別有原故，深曲隱蔽，不可輕於推測。爲什麼呢？我以爲生於現今世界，而還想做皇帝；還想推戴人家做皇帝；除非目不識丁，全不知天南地北的人，不至於此，以此推測袁世凱和籌安會諸人，未免太淺薄了，所以我有此見解。然而後來，事情一層層披露出來，竟爾不過如此，這不是一件奇事麼？此無他，還是缺乏歷史知識而已。據這件事情看來，歷史知識是不會誤事的，所以誤事，還是苦於歷史知識的不足。這話怎樣講呢？須知道世界上是沒有全無歷史知識的人的。我們和人家談話，總聽得他說：從前如何如何，這就是歷史知識。所謂歷史，原不過是積從前如何如何而成，所以此等人和專門的史學家，其知識之相去，亦不過程度之差而已。袁世凱和籌安會中人，想做皇帝，想推戴人家做皇帝時，亦何嘗沒有他們的歷史知識？在中國歷史上，皇帝是如此做成的；推戴人家做皇帝，是如此而成功的；豈能說是沒

有以當時的情形而論，反對的人，自然不會沒有的，然而據歷史上的成例推測，豈不可期其軟化？即有少數人不肯軟化，又豈不可望其削平？這個，據着他們僅有的一偏的歷史知識推測，自亦可以作此斷案，自不免於希冀僥倖。倘使他們再多讀一些近代的外國歷史，倘使他們的心思，再能用得深一點，知道歷史上的事情，前後不符的甚多，未可輕易的執着前事以推斷後事；他們自然不至於有此失着了。所以說：誤事的不是歷史知識，只是歷史知識的不足。

歷史上成功的，大家所認為好的事情，既不能摹倣，據歷史上的成例，以推斷事情，又易陷於錯誤，而沒有歷史知識，又要誤事，然則如何是好呢？須知道：應付事情，最緊要的，是要注意於學與術之別。學是所以知道事物的真相的，術則是應付事物的方法。淺薄的人，往往說：我能夠應付就得了，事物的真相，管他幹麼？殊不知你知道事物的真相，應付的方法，自然會生出來，只有淺薄的應付方法，則終必窮於應付而後已。淺近些說：我們要做一張桌子，一張椅子，這自然是有成法可循的，然而木料

之類，有時而不湊手，怎樣呢？倘使你只會按照一定的樣子做，就要束手無策了。如其你明於原理，那就可以隨時變化。桌面上是要安放東西的，所以要是個平面，只要是平面，其形狀是正方的，長方的，正圓的，橢圓的，甚而至於都不是的，卻不是頂緊要的條件。普通的桌椅，總是四隻腳，那是求其安放得牢，然則只要安放得牢，三隻腳也未嘗不可以；倘使只有一根粗的木材，能夠撐定在中間，也未嘗不可以；又何必定要四隻腳呢？這是舉其兩端為例，其餘可以類推。做桌椅是最呆板的事，倘且如此，何況較活動的事？何況所應付的，是人而不是物呢？然則事物的真相，如何能夠知道呢？那史學家有一句名言道：「現在不能說明現在。」為什麼現在不能說明現在呢？那是由於一切事物，有其「然」，必有其「所以然」，不知其所以然，是不會了解其然的性質的。我們要用一個人，為什麼要打聽他的出身？為什麼要打聽他的經歷？豈不以一個人的性格，才能等等，就是他的出身、經歷等等造成的，我們試再反躬自省：我為什麼成為這樣子的我，豈不和我所生長的家庭，我所肄業的學校，我所交往的朋友，我

所從事的職業，都有很大的關係。倘使我生在別的家庭裏；在別的學校裏肄業；我所交往的朋友，換過一班人；我所從事的職業，也換成別一種；我豈能成爲現在的我？我們再放眼縱觀：我們所認得的人，爲什麼成爲他現在這個樣子？讀書的人，多少有些迂腐氣；做官的人，多少有些官僚氣；生意人多少有些市儈氣；白相人多少有些流氓氣；這是爲什麼？他們是生來如此的麼？然則中國的社會，爲什麼和歐洲不同？歐洲的社會，爲什麼和日本不同？甚而至於英國和美國不同；日本和朝鮮不同；就中國的社會，南北風氣，亦不能盡同；其故安在？就可以深長思了。尋常人對於一切事物，大都不甚深求，所以覺得不成問題。其實略加思考，任何事物，所以如此，莫不有很深遠的原因在內；深求其故，無不可以追溯至於極遠之世的。固然，我們對於一切事物，總不能真正尋根究柢，然而多知道一些，畢竟要好一些。然則歷史怎好不研究呢？

有人說：你的話是對了。可是已往的事情多着呢，我們如何能盡記，亦且如何能盡知？這話不錯。一天的新聞紙所載，奚啻社會上所發生的事情的幾萬萬萬分之一；

歷史的所載，又奚啻新聞紙的幾萬萬分之一；我們能知道什麼歷史？又何從談起呢？且慢，我們現在，是怎樣的一個人？你在社會上，佔如何一種位置？人家如何應付你？你沒有不明白的。我們所以能夠明白這些，豈不由於已往的記憶？然而我們已往的事，我們亦何嘗能盡記？然則我要明白我之所以爲我，正不必把已往的事情全記牢，只要記得其一足以使我成爲現在的我的事情，」就夠了。在人如此，社會亦何獨不然？又何至於要把已往的事情全記呢？然而問題就在這裏了。

第二章 歷史的歷史

任何一件事，非追溯其已往，不能明白其現在；任何一件事，求其原因，都可以追溯到極遠；而又不必把已往的事情全記；這種說法，看似微妙，其實是容易明白的。問題就在「對於已往的事情，要使其現在成爲現在的，挑選出來，而我們現在所挑選，是否得當呢？」這話就很難說了。須知歷史，亦是在一定的環境中，自然發生、成長之物，並不是自始即照着理想做的；更不是人類自始就有甚麼高遠的理想。說到此，則我們不能不一考究所謂歷史的歷史了。

用普通人的眼光看起來，歷史的起原，是很遠的，所以一開卷，就是些荒誕不經，渺茫難考的話。其實歷史比起人類的年齡來，是很小的。人類的年齡，假定爲五十萬年，則歷史的年齡，大約不過其百分之一；而且比較可靠的，還至少要打一個對折。我